

乾坤
文潔華

幾乎沒有不以現實為基礎的想象，那是創作的基

夫復何求

「寡頭」主義都是靠不住的。

走過畢架山公園（Beacon Hill Park）附近的街道，赫見卑斯省著名畫家艾美莉卡（Emily Carr）出生的房子。

一個城市如果變化緩慢，可以有相當正面的理由：這個地方的人群十分滿足，它知道它所擁有的是世上最好最純淨的天然資源。

雙城記
何冀平

聽說中央戲劇學院教師演出的《櫻桃園》毀譽參半，褒的說非常好，貶的說不好看，為此專程去戲劇學院劇場看了最後一場。

神奇的舞台

舞台很簡潔，只有從上到下垂下的一塊輕柔白帛和十二個麻袋，就組成了一座櫻桃園，隨着白帛的轉動，演員們搬動麻袋，完成換景和轉景，從大門到客廳，從殺倉到馬槽，從郊野到舞廳。

黑白照片，將觀眾帶入一百多年前，已知道對作者的敬意，也創造出一種間離效果。劇情早已知曉，演員的表演也未見出新，新一代中國演員演貴族總是不像，本國的都不像，更別說俄國的，也是難為了他們。吸引我看下去的不是這些，而是佈景，我想看到最後一幕，女主角。

古今談
范舉

發現，今年中國開始興建通向了藏南地區林芝的鐵路。這是地質條件最複雜的地區，沒有人想過可以在這個地區修鐵路。同一時間，中國的四川省也有一條鐵路打橫穿過了橫斷山脈，經昌都進入林芝。

林芝就是水量充沛的雅魯藏布江一直向東流突然間向南轉彎，流入印度的轉彎的位置。這是世界水力資源最豐富的地方。如果在這裡興建一個大型水電站工程，發電的能力為長江三峽葛洲壩的兩倍。經過中國西南地區的能源問題，立即得到解決。中國西南部的發展將高速度前進。

中國改變藏南地區戰略形勢

印度戰略問題專家布拉馬，切拉尼認為，修建拉薩—林芝鐵路是一個重要的新發展，意義重大。因為兩個原因：（一）中國已經宣佈了興建的雅魯藏布江大壩的計劃，它比三峽大壩還大二倍，將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壩，而三峽大壩已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壩；（二）也因為它會大大地加強中國在藏南東部（阿魯納恰爾）地區迅速調兵遣將的能力。

中國看來給予印度兩個選擇，一個就是和平合作，一個是跟隨美國包圍中國。前一個方向，印度將會獲得巨大的發展機會，和中國大做生意，也將接待更多的中國遊客。後一個選擇，中國擁有巨大的優勢，如果兩國關係惡化，中國在興建雅魯藏布江大壩的問題上，會更加果斷。

結緣西禪寺

何為禪，佛經上說，禪，梵文「禪那」的略稱，意譯為「靜慮」、「思維修」、「棄惡」等。人生無法，法於自然。擁有一顆寧靜的心，質樸無瑕，回歸本真，這便是禪。一般認為，達摩是中國禪宗始祖，慧可為二祖。到了惠能，憑借：「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偈語而得衣鉢，成為六祖，自此，中國才有真正屬於自己的禪宗。

何為禪寺，又稱叢林、禪院，其實這只是中國禪宗修行道場的說法而已。六祖惠能，傳至懷海，百餘年間禪徒只以道相授，多巖居穴處，或寄住律宗寺院。到了唐貞元、元和間（785—806），禪宗日盛，宗匠常聚徒多人於一處，修禪辦道。江西奉新百丈山懷海以禪眾聚處，尊卑不分，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制，於是折衷大小乘經律，創意別立禪居，此即禪寺之始。

西禪寺名列福州五大禪林之一，為全國重點寺廟，位於西郊怡山之麓，工業路西邊南側。古刹大門坊柱上鐫刻一副楹聯：「荔樹四阿傳宋代，鐘聲千古響唐音。」這是清代周蓮撰寫的聯句，點明「西禪寺」是唐朝的古寺。據傳，南北朝時煉丹士王霸居此「煉丹成藥，點石為丹」。每逢饑歲，便靠賣藥賣金換米救濟窮苦百姓。後來王霸「服藥仙蛻」，人們便在他的故居建寺。隋末廢圯。唐咸通八年重建，定名為「清禪寺」，後改「延壽寺」、「怡山西禪長慶寺」俗稱「西禪寺」。西禪寺佔地7.7公頃，古刹巍峨壯觀，藏有清康熙御筆《藥師經》、清代壁畫等。有詩為證：井碑舍利春光裡，古塔玉雕圖畫中。點石神仙愛樂共，煉丹道士苦甘同。松林走獸尋幽夢，荔樹飛禽指碧穹。御筆天香留雅韻，西禪寺院沐清風。

由此看來，西禪寺號稱八閩名刹並列為五大禪林之一，並非徒有虛名。

西禪寺名揚四海，我雖寡聞，卻也聽說過，但之前去過福州很多次，一直沒有時機去拜訪。近來，因緣際會，在不到半年裡去了兩次。第一次是今年3月份，我在福州學習半個月。有一天，朋友打電話約一聚，到達我住處後一看時間還早，朋友提議出去轉轉。記得有次來，朋友帶我到號稱福州最有文化的地方三坊七巷去轉，那是我第一次探訪傳說中的三坊七巷。此次，他問我，西禪寺去過沒有？我說沒有。他說那是一個值得去的地方。我們來到西禪寺，一看果然是個好地方，環境古雅，清幽別致，禪院森然，水榭亭台，林蔭間道，一樹一花，一石一鳥，無不訴說着禪語，這種地方確實適合禪修。讓我略感意外的是，西禪寺似乎沒有我想像中的熱鬧，香客三三兩兩，足音清晰可辨，但香爐紫氣蒸騰，瀰漫一種神秘與空靈。不過，這倒也讓我悟到了幾分難得。心想，若是禪院熱鬧非凡，則不是禪院了，禪院之禪在於靜，在於悟，在於空。

第二次去西禪寺是最近的事了。那天，去參加一個會，朋友說，過兩天地藏菩薩誕辰之日，你應該到西禪寺去燒個香，此後你將轉運，開始新的人生旅程。我的這個朋友，閱人無數，經驗老到，一般很少看走眼，從「衙門」退下來後是許多民間機構爭着搶要去「壓陣」的人。我和他認識，並很快成為我的「大哥」（說實話，這是第一個從我口中叫出來的「大哥」），既然這樣，「大哥」說話了，我不能不去嗎？據說每年農曆七月三十日就是地藏菩薩誕辰之日，我約了個朋友一起去，出發前給大哥打了個電話，想約他一起

去，沒想到，八點三十分，當我們到西禪寺時，他已經在大殿燒香了。於是我們順着林間石砌小道，入山門，步進天王殿，穿廊廡，來到大雄寶殿。進去後，遇見大哥和朋友，彼此會心一笑，便不再相擾，各自活動。有緣走到哪都會見到的。在禪院裡，我們還遇上兩位老闆，互相見面時，彼此也都很意外，但我馬上明白了，他們也是大哥約來燒香的。

西禪寺就是個說禪問禪的地方。說白點，所謂禪，真有點像打啞謎。其實，人生就是像打啞謎。人和人之間也像在打啞謎。因為說不清楚的東西太多了，想不到的事也太多了，誰和誰遇上，誰和誰結緣，誰和誰分開，都打啞謎，誰也不知道結局，甚至連見面也像一場意外。但是，緣來緣去，終究是有天意的。也就是說很多事情看似一場意外，其實是必然的。這就是緣。人生苦短，要碰的東西太多，而我們碰的東西真的是太少了。禪是什麼？佛家言，枯枝敗葉也是禪。

西禪寺至今有一千一百多年。一座寺廟能夠承載這麼厚重的歷史灰塵是多麼不容易啊，其間所經歷的風風雨雨，又豈是短短幾句話就能說明白。據說，怡山是「飛鳳落羊」的一塊福地。怡山就是西禪寺所在地。王霸當年就是在此「煉丹成藥，點石為丹」，爾後得道成仙，或許這本身就是天意。唐朝時，高僧大安和慧稜等曾在這裡修行，宋時文慧、如然等禪師也曾在這裡修行，之後，歷朝歷代都有人承繼香火，正因為如此，西禪寺才會成為八閩名刹，福州五大禪林之一。

話說至此，有一事值得一

提。據載，建寺之初，西禪寺周圍遍植荔枝，故有千年「怡山啖荔」的風俗流傳至今。據《西禪小記》中載，「最多時有荔枝樹四五百株，其中多名種，核小、肉厚、汁多、香甜異常。」明朝開始，寺僧每年均舉辦荔枝會，邀請地方人士參加，寺裡拿出保存的古今字畫，請人賞析。每年盛夏蟬聲高鳴荔枝紅熟之際，福州文人雅士應邀蒞寺，開園採摘品嚐荔枝。擊鉢擘箋鬥韻，揮毫書畫，堪稱盛事，留下許多軼事與詩詞，成為福州一大傳統民俗文化。記得蔡襄曾經這樣稱讚西禪寺的荔枝：「荔樹風光佔全夏，荷花顏色未留香。」1981年全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首次到訪就留下名句：「百柱堂外觀劫後，千年象教話當時。禪師會得西來意，引向庭前看荔枝。」

由此看來，「怡山啖荔」也是佛緣深厚，富含禪意，只可惜未見做足文章。或許，這也是另一種天機和禪意吧。我相信，西禪寺是個可以悟道的場所。



西禪寺

網上圖片

方寸不亂
方芳

適值香港多事之秋，前往韓國賞紅葉，求解心煩。

八年前去韓國時，韓國剛剛去漢化，市面上一個中文也沒有，加上他們是單一語言民族，看不明也說不通。八年後的今天，韓國為吸納最大旅遊收益來源的中國遊客，機場、遊客區都有中文文字，也有講普通話的售貨員，中國人在韓國旅遊，可以盡情投入。

在明洞購物區的運動鞋店，見到女孩穿得好，用英文問她在哪個店架取貨？女孩用普通話跟我回話，噢，她來自北京。

在食肆，普通話聲浪喧嘩，在麥基店和化妝品專門店，豪邁的東北大媽男團男團，東北大叔強用男女混合劇，與我們香港遊客磕磕碰碰的，雖文化不同，好歹都是中國人，在外還是互相包容。

韓國發展旅遊產業，影視功不可沒，十年前一套《大長今》，十年後一套《來自星星的你》，在世界各地傳播韓國傳統文化，並掀起了「韓流」。

演藝小蝶

我看電視劇時，很多時候會問：「這名或那名演員據說讀書的成績很差，怎麼他們卻可以將這麼長的台詞一字不漏地背誦出來？若他們當年能發揮這般強記憶力吟書，相信早已考進大學了。」我給自己的解釋是：電視劇台詞一般較為生活化，內容較易理解，因此比書本的知識容易背記。不過，主要的原因還是興趣。電視劇這麼長的台詞他們也能迅速記下，這是因為他們對他們的工作有興趣。課本的筆記對他們來說無論怎樣也無法記得，純粹是因為他們對那門科目沒有興趣。

此山中
鄧達智

作為筆者設計旅程最重要的繆斯，跟香港以至亞太地區一代名模「Jacqueline Ma（馬詩慧）結緣的故事，着實很長：老派廣東人對說不完的原委，稱為「一匹布咁長」！

人來人往，對工作上合作的夥伴反而抱君子之交，保持可遠觀的距離。世人以為，事實不少個案亦如是，設計師與名模、名藝人、名人扭成一塊，八卦是非，理所當然。沒有，起碼在筆者身上沒有，甚或最重要的幾個曾經合作名模：余嘉雯、古嘉露、Erica、琦琦、Doris、Rosa、王敏、黃嘉妮、Kathryn，及馬詩慧都沒有糾纏的台下關係，貴在欣賞，支持與專業能量。

熟記劇本的重要

記憶力差的人較難當好的舞台演員，因為單是要將台詞熟背已經不易。先別說演出，單是在錄排時已經立見高下。記憶力好的舞台演員可以很快便「丟本」（即不用拿着劇本綵排），盡快融入角色之中。記憶力差的演員當然就要多花時間背台詞了。不過，當他們仍未能夠熟背時，是會影響排練的。他們仍影響的不單止是自己的部分，例如令自己因記掛着下一句台詞而忘了當前一刻他飾演的角色的精神狀態或應該正在做的動作，又或是因無法記起台詞而頻頻出錯。同時，他們更會因不能熟記台詞而令到與他演對手戲的其他演員也逼得陪他一起不斷停下來。須知演員是需要完全投入角色，亦需要與其他演員交流的。若在演戲時因對手不熟記台詞而不斷停下來，他們便不能一氣呵成（在這裡台詞可以說是不能「戲」呵成），那是一件足以令任何演員發瘋的事情，更遑論交流了。換句話說，整場戲在排練時可以被一名演員不斷忘記台詞而大受影響。

馬詩慧．一匹布咁長

好，不剪，讓她拖着成為類似婚紗的長尾巴。（「哇」，除了婚紗，着實想不出什麼人什麼場合穿着如此繁複的衣裳，當然，Catwalk展橋上，什麼創意都可以接受，只為不需人間柴、米、油、鹽！」思維再轉，「一匹布咁長」，九七之前我們的創意都圍繞着這歷史時刻轉動，好一句一匹布咁長，訴說香港的前世今生！

會展時裝飾，馬詩慧一人最後出場，背後那片50碼壓成25碼長的60吋寬布匹，剛剛蓋過整個舞台，她那獨特走台風格與無出其右的冷靚孤傲眼神，凝固了我設計路上最風光的永恒時刻。

作者提供圖片

